

斗门印象

叶龙虎 文摄



斗门老街



俯瞰老街

人文 总第 5545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三江月

诰封三代完节坊

碧水

完节坊是一个慈城地标性地名，也是慈城古县城内的一处景区。游慈城似乎不能不去完节坊，就像去绍兴不去三味书屋会遗憾那般。完节坊是民间的称呼，它原是条长百余米、宽5米左右的石板路，西连太湖路，东通东城沿路。《宁波市地名志》载作完节坊里，因巷内曾东立愐（惇的异体字）德坊、西立完节坊而得名。如今坊虽毁，地名却留了下来。

说起诰封三代完节坊的轶事，时光需要倒流至弘治己卯年（1495）。那年初秋的一天，位于驷马桥南堍的冯家喜添男丁，之前冯母范氏曾梦见东岳使者抱子飘逸而来，遂替男婴取名岳，因是25世良字辈第60个子孙，谱记为良六十。

冯岳从小聪慧，尔后仕途顺畅，嘉靖四年（1525）中举，翌年考中进士，初任水部郎，做“监造器皿”之类工作，后任南京工部主事、刑部员外郎、按察副使巡按、参政署司、按察使改右布政，可谓是步步高升，累至南京刑部尚书。看他的三十余年从政行状——“甲午起补刑部广西司，公素习法比司寇，懿招拟多出公手续，丙申进郎中，恤刑江右，洗涤冤滞无虑数十百人”，可见他是敢于干事的勤官。他还留下一卷《献狱稿》、四卷《奏疏》、五卷《军门行稿》之类的工作笔记。

冯岳的从政生涯，济南府知县是其中一站。当年的他再次受命处理恤刑事件。然而，他发现能够恤刑的案人，有些是自己没有财力赎罪减刑的，怎么办？冯岳思量许久，拿出自己的俸禄替没有财力的案人办理恤刑手续，使滞狱在济南府的一千五百余人全被释放。500年

斗门是绍兴城北濒海的一个古镇，已有1800年的历史了。登上老街最东边的玉山，从宝积寺大雄宝殿前俯瞰，一座风韵犹存、时空错落的老镇尽现眼底，街河穿镇而过，两岸尽是青黛老宅，双面街屋，一边枕着街河，一边紧依山麓，这情景很像我想象中的家乡的沿山老街——清咸丰间的湖塘下市。

古镇的名字源于一座古闸，旧书作“陡臺”，“臺者，水流夹山，岸若门。”可见这里是水道的咽喉之地。历史上的陡臺闸很有名气，曾长期担负着绍兴北部区域蓄水利洪排涝的任务。据史料记载，水闸始建于东汉永和间（136-141），比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它山堰（833）还早了近700年，唐贞元间、宋嘉祐间、明嘉靖间几度重建，一直发挥着水利枢纽的作用，直到公元1954年拆闸建桥。

世居老街、今年73岁的罗家良老人告诉笔者，老街以洞桥为中心，东到宝积寺称东街，西到宝积桥叫西街，就数洞桥到鹅字桥的这一段街最热闹，旧时有酱园、酒坊，解放后的供销社也集中在这一带。当年每日早市，长不过一里、宽不过2米的街路上常常被人挤得水泄不通，上街买菜，菜篮子要搁在头顶上，如果拎在手里，走不了几步就被挤扁了。这样的热闹，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如今的街路，仍然铺着厚厚的长方形的青石板，两侧有高起一级的、曾经充当摆摊人屁股底下“凳子”的阶沿石。两侧砖木结构的单檐楼房，曾经是鳞次栉比的店铺，如今依然是排门、排窗、板门、板壁的模样。屋檐南北相对，把本来就不宽绰的天空挤成了一条窄缝。同行的王老师告诉我，她小时候上街，很担心屋檐上正在融化的冰凌，脖子里经常会滴进冷飕飕的水滴。

小桥流水，永远是江南水乡一道靓丽的风景。从东边数过去，街河上横跨着洞桥、磨坊桥、鹅字桥、黄木桥、宝积桥……风貌依旧。多少年来，小桥联结着两岸人家。那些石桥形制古老、别致，桥墩多用块石错缝叠砌，也有用排柱墩的。石桥多为三孔，但船舶只能从中孔穿过，左右两孔的桥板与两岸的路面持平，只有中孔的桥板高起几尺，台阶叠在左右两孔的桥板上。桥栏更简陋，几根粗糙的、打着圆孔的石柱，圆孔间穿一根或两根手臂粗的圆木。桥板倒很厚实，三块并列，九块成一桥，中间一块桥板的沿已让脚底踏出了深深的凹陷。

“我家过去是开豆腐店的，这条老街上有各种各样的老字号店铺，有南货店、纸钱店、肉店，有水作、酒坊、木器、箍桶、铜匠、鑽匠、铁匠、鞋匠、穿棕绷弹棉花的

以后，我们在《明史》、《两浙名贤录》、《四明谈助》等史书，读到这位慈城官员的行状之一——“两省（江西、山东）图圖为之一空”。

嘉靖二十年（1541），冯岳出任福建省除延平治，这是他再次出任福建。五年前，冯岳任福建清吏司郎中，因工作卓著，其父母、妻子皆被嘉靖皇帝嘉奖，父亲复阳（字体父，号静养）以子而贵，母亲范氏赠授淑人。那时的冯岳虽还不到诰封的级别，然而皇帝还是开了特例。

冯岳从政的年代，恰逢严嵩权倾朝野之时。此时，慈城另一个京官认严作父，累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而冯岳不仅不巴结严嵩，反而力帮弹劾严的同僚。冯岳离开福建任山东按察副使之后，听说何维柏（1510-1587，字乔仲，号吉林）上疏弹劾严嵩的“邪媚邀宠”，被捕入狱。冯岳在延平时，何维柏巡按福建，两人有过交往，也深知何维柏治理闽政颇受民众拥戴。于是冯岳为何维柏“边多方忧劳，官校谕以忠义”。何维柏亦对他人说：“吾赖以冯延平得不死。”

因为清正勤政，58岁的冯岳再次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两年后，其父母再次被诰封，同时皇帝还诰封了冯岳的祖父、祖母，时为嘉靖三十五年（1556）。诰封不久，冯岳升南京刑部尚书，而在此任前后，其长子熙暉（字治暉，号南野），荫补国子生，任军都督府经历都事；其次子熙采（字相卿，号师贞），功荫国子生，任云南鹤庆知府……

诰封三代，连荫两子，在江南一邑的慈城，不时传颂着冯岳的喜事，此时他的宅第也渐改称尚书第。然而，不

作坊，还有酒肆、客栈、当铺、钱庄、米行等。”“过去岸上桥下人来船往很热闹，埠头大清早就有航船停靠。”“这些店铺解放后都成了供销社的百货店、杂货店、咸货店、副食品商店、饮食店和生产资料商店了，再后来就成了村民的住房。现在的老街上，住的多是我们这样的老头老太婆。”见我拍照，街上的老人们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告诉我许多往事。

半个多世纪前的那种热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除了那年陈道明来老街拍《围城》时热闹了一阵子，老街一直很冷清，冷清得让人心酸。老街两侧的小弄里，倒还散落着翰林台门、进士台门、双眼井、马埠头等历史遗存。同行的罗家良建议我去看看俞家台门，他说：“过洞桥西弯进西祥弄，那里有一个挺有名的俞家台门。”

西祥弄只有一块石板宽，两边的墙壁斑斑驳驳，挂着墨绿色的藤萝。总算碰到一位李姓老人，他带我走进一个低矮的石库门。原来，这个“俞家台门”只是当年俞家东墙的一扇边门。里边很幽静，一个紧闭的木格子窗里，传出一位老人的诵经声。俞家坐北朝南，前后三进，东西两厢，还有些许边屋。第一进平房，现尚存西边两间，门厅已不见踪影；第二进平房还算完整，堂前间充当着过路间；第三进是五间两弄的重檐楼房，小弄通后门的河埠。这些建筑大多屋檐低矮，结构朴素，没有石、砖、木雕之类饰件，淡红色的柱跟腰部特别粗壮且线条简单朴素，直接放在阶沿石上。我估摸这样的房子已经很老了，应该属于明末的建筑，仅从建筑角度来说，也是很有保护价值的。

山阴俞氏是我国近代的名门望族，尤其是俞文葆入湘为官之后。当年因俞文葆官声颇好，曾国藩、陈宝箴与其结为儿女亲家。俞文葆长子俞明震，光绪庚寅科进士，官至甘肃提学使，鲁迅是他的学生。鲁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这位“恪士师”。俞大纯、俞大维、陈寅恪、傅斯年等近代名人是俞文葆的第三代了，尤其是其外孙陈寅恪，清华四大导师之一、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学识的一个人物。

斗门人素有耕读风尚，因此人才辈出。罗家良告诉我，斗门的辨志义塾乃至后来的辨志小学，一直是斗门的光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通令私塾、书院改学堂，辨志义塾率先成为辨志学堂，这是绍兴境内首所新式小学堂，民国元年改称辨志小学。著名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柯灵，著名数学家、翻译家张理京均为该校民国初期的毕业生。

知是冯岳的接承受封招人嫉妒，还是冯岳的勤政清廉招人嫉恨，就在他提升任尚书一展更大抱负之时，京城出现上疏弹劾冯岳风波，好在嘉靖皇帝一心忙于炼丹，也没理睬这一弹劾请疏。虽说风波源起冯岳上疏请复祖宗旧制，但他明白这是严党借机整人的计谋，遂上疏乞休。

十年后，帝师赵贞吉（1508-1576，字孟静，号大洲）掌管都察院后，拟请冯岳重出江湖，而在慈城静坐读书的冯岳手书致谢力辞。

万历辛巳年（1581）仲春的一天，冯岳无疾而终，其子孙在篋中找到他的遗嘱，仅一缣至假棺以殓。时人赞谥：“大臣清贞至此，亦古今所稀观也。”冯岳逝世报至京城，万历皇帝谕祭文、葬文各一道，并谕遣浙江布政使左参议李一中承宣祭文；此后，宁波知府选在冯岳晚年居所前的小巷东西两端各建石碑坊一座，以示纪念。据光绪《慈溪县志》载：冯尚书宅原在驷马桥南堍，因火灾迁移至县治东南、颜家桥南——今称彩绘台门。此台门民间传为皇帝所赐，但谱、志等史料未见赐赠的记载。

古人追求“福祿寿喜考”此五福的人生完美，其中“考”即为善终，冯岳的官至尚书，诰封三代，完节引退，年近九秩（九十），无疾而终，算得上是五福之人。也许是五福之吉祥，也许是清操之彰显，慈城民间将县治东南、颜家桥南尚书宅第附近统称完节坊。

有意思的是，岁月的风雨摧毁了诰封三代的纪念碑——愐德坊与完节坊，而在完节坊西还有一座贞节坊，嘉靖甲子（1564）为举人冯讚妻刘氏而立，如今也成慈城完节坊的景点，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在剧场门口不远处，我看到有一堆人围着，走近一看，是一批学生围着那位美丽的的女主持人。她已经脱掉军帽，知道自己漂亮，不断地左顾右盼，还朝我点了点头。

我也朝她点了点头，站住，想听她在说什么。她对眼前的几个学生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我作为主持人很抱歉。今天的会议证明，学生造反派已经无法把大批判进行下去了。所以我已经听到消息，工人造反派即将进驻大学。”

说完，她以一个向后撩长发的大动作，捋了捋已经剪短了的头发。她被军装遮盖着的婀娜身材，展现无遗。

这半天让我明白，企图托请高等学校的造反司令部去跟工人造反司令部联系，提高一点爸爸的生活待遇，是一个梦想。像金万名这样的人一旦遇上爸爸单位里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爸爸不可能再有一点点活路。再说，听那个美丽的的女主持人讲，工人造反派不用去找了，他们自己很快就会进驻学校。

说时迟那时快，工人造反派真的要进驻大学了。最早证实这个消息的，居然是很久没见的姨妈和益生

哥。那天他们敲开门，让妈妈和祖母呆了好一会儿。

突如其来的灾难会让人全神贯注，彻底忘却远亲近邻。妈妈伸出手去抓住了自己姐姐的手臂，这是她过去没有做过的动作，而且她的手还在微微颤抖。她怎么能说得清，自上次分手之后，爸爸被关押了，叔叔自杀了，家里断炊了。所谓“恍如隔世”，就是眼前的情景。

姨妈是兴高采烈地进来的，见到妈妈和祖母的神色，连忙问：“还好吗？你们还好吗？”

祖母扫了妈妈一眼，说：“好，好，来了就好。你们好些日子没来，一下子没回过神来。嘿，益生越长越登样了……”

姨妈这些年不能提益生哥，不管是别人提还是她自己提，都会神采飞扬地滔滔不绝。她连忙接过祖母的话头：“是啊，登样是登样，麻烦也来了。跟着我上一趟南京路，一路上女孩子都在瞄他，我走在后面一个个地看，没有一个配得上他。上海的小姐怎么越来越丑了？昨天他在厂里听说，工人都要去领大学了，里边有一所上海戏剧学院，正是秋雨的学校。我想，戏剧学院里该有不少像样的女孩子吧，所以今天来问问秋雨，去得去不得。”

姨妈这些年，说话越来越靠近上海的小市民妇女了。照妈妈和祖母现在的心情，更是听不下去。

益生哥没有考上大学，而且成绩差得很远，这使姨妈非常伤心，曾经到我家来大哭一场。益生哥去年到了上海

机床厂当了翻砂工人，照今天姨妈的说法，他要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来领导大学了。

这是“文革”中的黑色幽默之一。所谓“工人阶级进驻大学”，其实就是前两年的落榜生到工厂转了一圈，踏进校门成了领导人。领导人与被领导人的唯一差别，就是中学里的成绩。

“我妈是说笑。”益生哥看着我说：“我是想问问你，像我这种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到了你们大学能做什么事呢？”

“领导阶级斗争。”我说。

“那我不能去。”益生哥说，“阶级斗争我最搞不懂，我爸爸一直算是不法资本家，我怎么一年工夫倒成了领导阶级？”

他又问我：“到其他大学也一样吗？”

我说：“一样。都停课了。”

他说：“那我哪个大学也不去了，老老实实在厂里翻砂。”

就在这时，妈妈已经把姨妈拉到一边坐下，把我们家这段时间发生的事简单说了一下。

姨妈一听，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惊叫：“什么？志敬关了，志士没了？”

妈妈和祖母，一人拉一只手，把她按回到椅子上。姨妈临走，还在妈妈耳边叹了一声：“原来以为你的命运比我好呢，唉！”